

雄安手記：從北京搬到雄安的人

「房子車子工作孩子，在哪兒都一樣。」



雄安市民服務中心外的年青人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特約撰稿人 張大秋 發自河北雄安

刊登於 2023-12-29

[# 雄安 # 雄安手記](#)



編者按：雄安新區於2017年4月1日正式成立，由習近平「親自決策、親自部署、親自推動」。這座被中國官方冠以「千年大計」的國家級新區，鄰近北京、天津，由開發上近乎一張白紙的雄縣、安新和容城三縣構成，它承載了習近平對於中國「大城市病」的解決之道，也勾勒出官方對於未來城市的想像。

端傳媒於2017、18年多次探訪雄安，記錄這場自上而下的造城運動如何執行，又怎樣影響身居其中的普通人。2023年，雄安新區成立六週年之際，我們再次探訪雄安，看見新樓與舊人，亦看見在「中國夢」中沈浮的個體命運。

楊露想在雄安買一套房。

這是她2021年從北京搬到雄安之後的人生計劃：買車、買房、生小孩。

如今，這個計畫剛剛完成1/3。楊露和丈夫張均明在雄安容東租住一套120多平米的兩室一廳。容東原屬容城縣，是雄安新區以生活居住功能為主的綜合城區，興建了大量為當地村民回遷建蓋的安置房。

近百棟一模一樣的高樓，排列在配備遊樂場和花園的小區裏。夜晚七點多，亮燈的房間很少，遛彎兒的人更少。無論是細弱的樹苗、稀落的兒童玩樂聲，還是稜角分明的台階，都透露出一種尚未被柴米油鹽浸泡過的簇新。

楊露邀請我去她家坐坐。家裏收拾得乾淨敞亮，精裝修的基礎上配備簡單傢具，還有一間臥房專門用作健身室。

「都挺好的。」楊露笑道。她有一張好學生的臉，眉眼清秀，膚色白淨，講話時聲音清脆，思路清晰。

楊露今年三十出頭，河北唐山人，碩士畢業後在北京一家政府部門轄下的智庫工作。工作不算忙，也不用坐班。雖然沒有編制，但待遇、福利和有編制的同事一樣。楊露和家人都挺滿意。

工作搞定後，家人開始催她相親，介紹了張均明。張均明是河北徐水人，在天津一家央企工作。楊露覺得「這人還行」，處著處著就談婚論嫁了。



容西安置區的商場，人流疏落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然後出現了一個問題：婚後要在哪裏生活？

如果選天津，買房很尷尬。張均明就職的工廠建在遠離人煙的地方，如果在市區買房，每天上下班通勤要一個多小時。再說，楊露也不喜歡天津。

選北京吧，房子買不起，小孩養不起。張均明要保住央企的工作，沒辦法平移到北京。

倆人討論良久，張均明說：要不去雄安吧。

有那麼點兒「智慧城市」的意思

楊露不瞭解雄安，只在新聞聯播上看過。雄安是習近平2017年「欽定」的首都副中心、國家級新區。當年這一消息釋出後，大量北京人連夜帶著現金來搶購房產——那是房價仍蒸蒸日上的年代，官方旋即凍結了當地全部房產交易。

這波「炒房未遂」的熱潮後，雄安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。幾年過去了，雄安到底建成什麼樣？楊露和張均明決定考察一番。

2020年10月，他們駕車來到雄安。

「土，漫天的土。」這是楊露對雄安的第一印象。到處都是建築工地，每一輛車身上都積了厚厚一層土。她和張均明開玩笑：「要不咱們在這兒開個洗車廠吧。」

那時的雄安確實乏善可陳。大部分地區保留著容城、雄縣和安新作為中國縣城的本貌，此外就是大片建築工地，唯有一處不同——市民服務中心。那是雄安第一個大項目，耗資8億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承擔政務服務、對外交流等多項功能，於2018年6月投入使用。

楊露和張均明想參觀市民服務中心，但兜兜轉轉幾圈也沒找到地方。倆人吃了頓當地小吃——驢肉火燒，花50塊洗了車，灰頭土臉地回去了。

「窮鄉僻壤」，楊露不喜歡雄安，別說和北京比、就算和她的家鄉唐山比，落差也不是一點半點。

但張均明不死心，開始給楊露「瘋狂洗腦」。從新區成立初期他就對這個地方多有關注，出於對國家規劃的篤信，張均明勸說楊露不要只看現在，「這邊建設得如火如荼，未來兩三年就會好。」

在張均明的軟磨硬泡下，倆人在兩個月後再次來到雄安。這回，他們順利找到市民服務中心。

楊露記得，中心的接駁車上有太陽能充電板，可以給手機無線充電。園區裏有無人售賣車，裝載水和零食，一招手就停下來。

好像有那麼點兒「智慧城市」的意思，她想。



雄安市民服務中心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在園區展示的入駐企業列表中，他們看到好多央企、國企、互聯網大廠的名字。「我老公說，這些大企業都過來了，這邊多好啊。」楊露回憶道。他們搬過來之後才知道，那些企業只是佔了一個「牌位」，沒有真正在這裏運營。

無論如何，第二次探訪給兩人注入了一點信心。他們開始每天關注雄安。楊露這才發現，原來官方一直都在積極宣傳雄安。依照規劃，雄安是繼深圳和上海浦東之後的再一個新區，將坐擁綠色宜居的環境、高端科技產業集群。未來，北京最好的學校、醫院和企業都得搬到這兒來。

原本塵土漫天的施工現場，在楊露眼中也有了點美感。她告訴我，天黑後的雄安特別壯觀：「沒見過那麼多塔吊，都開著燈」，在夜裏點亮了天空，「覺得這個城市好像弄得挺火熱的」。

搬來雄安——從一個有點荒唐的想法變成了可行的步驟。張均明供職的央企在雄安建了廠，可以平調過來；這裏距離張均明在徐水的父母家開車只要半個小時；更重要的是，倆人都相信這個城市正在一步一步實現當初的規劃。

但阻力也不小：這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都會處在城市發展的初級階段，機會少，生活遠不如大城市豐富，再說，雄安未來能發展成什麼樣，誰也說不準。

楊露的父母態度明確，要他們碩士畢業的女兒辭掉首都的閒差，搬到一個大型工地重新開始——不行，絕對不行。

生平第一次，楊露做了一個「逆流」的決定——放棄北京的一切，到雄安找了份新工作。

我問楊露，最終打動她、讓她離開北京前往雄安的是什麼？

「最主要的，是我們想結婚了。」

「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」

楊露和張均明的婚姻，一開始便兩地分居。

2021年5月，楊露隻身來到雄安，從當地村民的自建房中租了一間屋。此前，她通過海投簡歷在當地某機關找到一份工作。

儘管諸多央企在新區成立後「受命」遷至雄安或在雄安設立子公司，各大互聯網公司也第一時間在雄安建立辦公室，但除了基建相關的企業，至今真正在此地開展業務的公司並不多，相應的，工作機會也不多。

這座被欽定的城市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發展路徑。比如，過去幾年中國二、三線城市為了吸引人才，在落戶、購房、貸款方面都大大放低了門檻。相反，雄安成立後的一段時間裏，基建、戶口、工商註冊和房產交易都被全面凍結。

在雄安，每一處基建都是中央意志的體現，每一扇窗口在打開前都已設置好嚴格的限制。這或許因為雄安太過特殊、又沒有先例可循，一切都懸而未決，所以基建之外的行政建設、人才引進等，步子邁得小、也慢。

如果說幾年前楊露從北京辭職到雄安工作被視為逆流，那麼今年席捲中國的裁員潮則為雄安增添了一絲魅力，畢竟這裏將迎來大量央企、國企入駐——它們是這個時代最穩妥的就業選擇。

楊露也體會到生活在雄安的甜頭：

花費不大，每天在單位食堂吃飯，早、晚飯一塊錢，午飯兩塊錢。張均明穿工作服，連衣服都不用買。

通勤友好，上班地點離家很近，步行15分鐘、騎電動車5分鐘，不像在北京要擠高峰期的地鐵。

租房便宜，在北京每月2000塊只能租到一間房，還要和別人共享洗手間、廚房；在這裏只要1200就能在剛蓋好的安置區租一整套房，精裝修、面積大、選擇特別多。

雄安城市計算中心前的「雄安之眼」，是民衆喜歡的拍照打卡勝地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也有失落的時候——每月發工資時。楊露原本在北京一年收入十六、七萬，現在只有九萬。她給自己做心理建設：我在雄安是重新開始，一點一點都會有的。

我問楊露，離開北京會不會感到可惜？

她搖搖頭，「房子車子工作孩子，在哪兒都一樣。」

似乎是見我對北京「耿耿於懷」，她提到自己還留在北京的同學們。有人被房貸壓垮，有人為小孩入不了幼兒園而發愁。

「你在北京覺得遙不可及的東西，在這邊好像能實現，生活有奔頭。」她說。今年假期幾個朋友聚會，楊露勸一個還在北京苦苦掙扎的朋友來雄安，「你看我這邊要房有房要車有車多好呀。」

今年，楊露和張均明如願買了車，接下來同步推進買房和生娃。

2023年初，雄安首個商品樓「華望城」開售，精裝修、現房交付，均價1.3萬/平米。購買者需要有「雄才卡」或滿足其他類似條件。我去售樓部逛了逛，售樓小姐得知我沒有購房資格後，依然禮貌地介紹了戶型，並告訴我，樓盤總共建成6000套，2月開售至4月初，賣出1000套。

楊露經常接到華望城銷售人員的電話，她都拒絕了。和大部分想要留在雄安的人一樣，她和張均明想把房買在啓動區。

雄安首個商品樓「華望城」開售，客人在售樓處參觀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啓動區是雄安新區最先建設的重點區域，規劃範圍38平方公里，從北京遷移過來的央企、國企、醫院和大學都將座落啓動區。

而華望城儘管與啓動區只有一路之隔，配套軟件卻相差不少。雄安規劃了「15分鐘生活圈」，即在步行15分鐘的範圍內，配備幼兒園、小學、中學、診所、公交站、健身區和養老區等設施。在啓動區生活圈，將會座落北京知名的小學、中學和醫院。

「妥妥的學區房，所以大家都想在那邊買。」楊露說，啓動區都是國企、央企的人，在素質上也和當地村民拉開了差距。

這座以解決「大城市病」為初衷的新城，在建設初期便承襲了大城市的遊戲規則——學區房。這套遊戲楊露和張均明在北京根本玩不起，但到了雄安，他們成了相對前排的玩家。

「並不是說有什麼高尚的東西——我要把青春汗水灑在雄安，你灑在哪兒都行。」楊露對這一點直言不諱，「雄安就是一個機會。我們會慢慢把戶口、房子、孩子，都爭取到。」

她用「舒服」形容當下的生活。下了班，夫妻倆就看電視，或去樓下遛遛彎、打打球。沒有酒吧、沒有商場、沒有展覽，生活很平淡。「不是所有人都去過北京，就像我老公，他原本過的就是（雄安）這種生活。」

常有人在社交平台留言問她：你覺得10年後雄安能發展起來嗎？

楊露說，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。

容東安置區的工地在晚上繼續施工。攝：林文清/端傳媒

應受訪者要求，楊露、張均明為化名。

[#雄安#雄安手記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